



小玩意



南方日报出版社

小玩意

The Art of Small Things

微缩世界中的未知之力

(英) 约翰·马克 (John Mack) 著

王心洁 李 丹 马仲文 译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玩意：微缩世界中的未知之力 / (英) 马克 (Mack, J.) 著；王心洁，李丹，马仲文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491-0173-3

I. ①小… II. ①马… ②王… ③李… ④马… III. ①艺术史—世界—通俗读物 IV. ①J11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17101号

Original Title: THE ART OF SMALL THINGS

2007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John Mack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07 by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a division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mpan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1 Guangzhou Yuxinxin Book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1 Guangzhou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译文由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提供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权利保留

小玩意

微缩世界中的未知之力

作者 / (英) 约翰·马克 (John Mack)

译者 / 王心洁 李丹 马仲文

责任编辑 / 阮清钰

特约编辑 / 杜晓杰

装帧设计 / 林丹妍 林舒巧

技术编辑 / 郭汉文

出版发行 /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制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787mm × 1092mm 1/32 9印张

版次 /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

书号 / ISBN 978-7-5491-0173-3

定价 / 39.90元

(咨询电话：020-38865309)



目录

前言 7

小的就是美的

“小东西”的数学原理 13

材料的选择 20

微型艺术家 28

微型马赛克镶嵌工艺 44

显微镜发明家 52

虱子和花边 66

“大的”和“小的”

所有事物的尺寸测量 70

赫拉克勒斯和众神 77

庙宇和寺庙檀车 84

博物馆与方舟 89

缩影和模型 98

巨大与精致 104

细看小世界

艺术家和盒子 110

一花园一世界 116

地图和微观世界 129

朝圣地 143

洞悉隐藏的内涵

为世界占卜 150

超人天眼 159

小型人体

身体就像小宇宙 172

缩小的头颅 179

通向死亡的儿童婚礼 188

构建儿童 197

玩具和玩偶 206

活的玩偶 216

小即威力

赋予神力的物质材料 225

魔力宝石 236

药片的来历 246

私人乐趣

男女之间的那些事儿 253

不起眼也能有魅力 258

微缩品和谚语 271

秘密和秘传 277

欲望之物 284

尾声 286

前言

我写过很多本书，可是如果要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写书的想法”，似乎难以给出一个明确而唯一的答案。但是，这本书却有自己的源头：它是我早期作品《思想的博物馆：世界文化中的艺术和记忆》的延续。那是一本关于在建构过去的同时描述记忆状态和文化物品地位的书，于2003年出版，时逢大英博物馆建馆250周年庆典。在周年庆典期间，纪念仪式当中包括相关的展览（“纪念”本身也是人类文化中一种典型特征，展览则阐明了其中缘由）。

《思想的博物馆：世界文化中的艺术和记忆》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但书中讨论到的最有影响的记忆手法之一就是识别能涵盖更广泛意义的偶像性形象。回忆这些形象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涌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思维片断。在西方传统当中，对这种记忆方法有最清晰的描述，而这些描述在经典思想中也有明确的渊源。但是，在很多文化当中，无论古或今、西方或非西方，这都不仅仅是一种抽象化的思想训练，而是落实为具体化了的、有形的手工艺品。事实上，一样物件具有如此夸张的意义能量，本身就是把一个形象冠以“标志性”称谓的首要前提。从这个结论中衍生出一种意识，那就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制作小物件的过程不仅仅涉及缩小体积的工艺，也意味着要把内涵做出相应的夸大。把小物件形容成一种极具吸引力、让人敬畏的物品，远远不足以说明此物件潜在

的重要性。小物件的制作过程不但包括了美学工艺，也是一种文化过程，而这两方面则是本书的中心所在。

关于刚才讨论到的文章思路的开始点问题，还有一段轶事：马达加斯的伊美利那岛的中心地带是古王国旧址，那里有两大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一处是若瓦（Rova），意思是宫殿皇城，坐落在一座山丘之上，俯瞰首都安塔那那利佛。19世纪时，美利那皇室在这里接见公众，公布皇家诏书，检阅部队，接见外国使节。从若瓦所在的山丘上，可以看到第二处重要的地方：安玻希曼加，也就是美利那皇室的夏宫，被认为是旧藩国的发源地。旧藩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行扩张，并成立了王国，统治着马达加斯加岛的中部地区和其余的大部分地区。

后来首都迁到了安塔那那利佛，但是皇室成员依旧被葬于安玻希曼加。此外，一些最厉害的法术也源于此地，所以这里成了祈求祖先庇佑的圣地。

上世纪80年代，我在马达加斯加做实地考察。在回首都的途中，我常饶有兴致地顺道去一趟安玻希曼加。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在当地广为流传的说法：据说，马达加斯加岛独立后，当时的总统并不是伊美利那人，却经常会隐姓埋名去暗访一位当地巫医。这位巫医在一个小湖边上的小茅屋开治疗法会，小湖的湖水从安玻希曼加所在的山丘底部涌出，湖里有红鲑鱼，而“红色”正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似乎可以这样解释，安玻希曼加的雨水落下，经过圣山的泥土过滤，形成了令人倍感神圣的湖水。湖里的金鱼和鲤鱼更证明了这里的泉水是祖先庇佑后人的源泉。事实上，这座圣山的灵气就集中在这一汪泉水之中。

描写这一圣地重要性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如果我有机会继续探索其中的究竟，也许能为它锦上添花。这样的经历影响了我的后续工作，我做了那些相关工作是因为，从我的工作性质上来看，与其说我是一位

考古学家，不如说是一位人种学者和艺术史学家来得恰当。这本书中陆续出现的很多主题都源于我周日下午的畅想（这些畅想即便随性，却是我自己的原始想法）：压缩和浓缩属于文化领域的观念（由此产生了小型化）；缩小了的东西是精华；甚至跟小型物件打交道亦是很私密性的，而且常常是很紧张的个人活动。在一座西方博物馆里面拼命挤入人群才能欣赏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微型肖像——讲到“微型”这个词的时候，你马上就会联想到这一情景。而造访马达加斯加的圣湖看上去似乎与上述情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其中必有关联之处。我们会对小而珍贵的物件包含的制作工艺和智慧产生某种感应，要明白个中缘由，就应该在更大的跨文化背景下来思考这一问题：这些物件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被制作成形的，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下供人欣赏的？

在马达加斯加做的研究，是我任大英博物馆管理者期间的工作之一，这本书的雏形也是在我受聘于大英博物馆这一伟大机构期间形成的。尼尔·麦克格莱格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安东尼·格利菲斯和茉莉·哈德森则给予我大力的协助。同时，此书最终得以艰难完稿，主要依赖于东英吉利亚大学的学术氛围对我的熏陶。

我要对大英博物馆和东英吉利亚大学里的很多同事表示感谢，我在这两个机构和其他地方举办的研讨会和讲座中，也引用了本书的很多材料。其间，很多同仁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令我从中受益匪浅，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桑迪·贺斯洛普、约翰·欧尼安斯和约翰·密切尔。我还与理查德·马格艾尔进行了最为深入的讨论，他所给予我的意见都切中了要害，这令我十分感激。大英博物馆的出版工作组也一如既往地帮助我权衡与分析对专题著作、目录、学术专业性和公众理解性的要求。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忍受了几个“假日”，忙碌于帮助我一心一意地去找寻某个本身极易让人分神的主题。



第一章 小的就是美的

SMALL IS BEAUTIFUL

“小的就是美的”这个说法是恩斯特·舒马赫于1973年提出的，这位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用这句话来说明：面对愈演愈烈的经济全球化，本地环境具有自己独有的便利性和活力。这句名言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在其他语境中反复出现，还被名言词典收录。它不但作为一句战斗口号越来越多地在渴望本地化的人群和要求国际化的力量间日益紧张的对抗中被使用，就是用在其他场合，也非常有道理。实际上，小巧的东西通常都很美丽，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谈及艺术品时就曾经说过“小型物件固有一种美学特质”。

很难想象如“精致”这样的词会被用来形容庞然大物。在西方美学语汇中，“小”这个词通常包含以下的含义：人们习惯把“小”理解成“形态美丽的”，就连偏好“大”的经典学家对“小”也有同样的看法。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大”是真正的美丽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他也十分赞许“小”。他认为身材娇小的人体态匀称而优雅。

陪伴在新生婴儿身边的人，每每看到宝宝的小手握住自己香肠般大的手指，都甚感赏心悦目。与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在文学语汇中，“手”也是衡量和容纳小型物件的工具：如果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一手掌握”，那么它一定很小。在刚刚提到的婴孩抓握的例子里面，肯定不仅仅是某种不足为道的控制本能在起着作用——婴孩依赖性的一种肢体表达——从较为善意的角度看，而且还有由大小不一的悬殊产生的一种美感。



19世纪初的英国政治讽刺漫画。图中，乔治三世被画成大人国布罗丁纳国王，拿破仑则成了格列佛。

手绘着色蚀刻版画

詹姆斯·吉尔瑞/英国/1803年

高: 35.7厘米 宽: 25.6厘米

在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名著《格列佛游记》(1726)中,格列佛对大人国的布罗丁纳国王说,个头儿小的动物——蜜蜂和蚂蚁要比很多个头儿大的生物更勤奋、更能干,也更聪明。艾德蒙·博克《关于崇高和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究》(1757)一书中提到:在很多语言中,表达爱的感情时都会使用到表示“小”的后缀,比方说,英文中的“-ling”,例如“亲爱的”(darling)这个词。他还把这种看法引申到动物身上:

且不说人类，就连动物，人们也是偏爱“小”的，像小鸟和一些体形较小的兽类。很少有“又大又美”的说法，而“又大又丑”倒是很常见。

表示“小”的后缀是用来形容孩子和宠物的，同时也扩充了词汇中的庇护类话语。在体积缩减和艺术成果之间几乎存在着这样的数学等式：越小就越美。可以这样说，用越小的体积展现普通事物就越能在视觉上产生更强大的效果。

“小东西”的数学原理

醉心于制作小箱子的警察

除了斯威夫特以外，还有一名爱尔兰超现实主义大师弗莱恩·奥布莱恩（笔名）也在玩味“小”的世界，而他形容的则是一个无穷小的概念。在他的作品《第三位警察》（1967）中讲到，一名叫做麦克克鲁斯肯的警官要转移自己对自行车的痴迷，所以就制作一种自己发明的小箱子。故事这样说道：

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做工这么精细这么美观的东西。

小箱子是褐色的，就像普通水手或者来自新加坡的东印度水手使用的那种。但是它小得恰到好处，就像把望远镜反过来拿，瞄准标准尺寸的箱子看到的樣子。箱子有一英尺高，比例匀称，做工毫无瑕疵。

实际上，文中的描述十分合理，令人信服，作者说这种小箱子“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品，具有令人满意的特质”，而且“完美得无以复加”，简直就是“无法形容”。但其实这只不过是麦克克鲁斯肯警官年轻时花两年时间制作的东西而已。他后来又琢磨在小箱子里放些什么东西：是放信件、纽扣和珐琅徽章，南港来的礼物、剃刀、证书、现金，还是放隐士彼得的照片？最后他觉得最好是放另一只制作相同的箱子，只是体积稍微小一些，一个套

一个。每一个箱子都得花几年的功夫来制作。要是把13个箱子套在一块儿，最后一个箱子小得要用一把“头发丝”大小的钥匙来打开。

但是这还没算完事儿。箱子的体积逐渐缩小的想法在警官的脑海中纠缠不清：“只要我摇摇头，就能听见我的脑子在里面晃荡，感觉上我的脑子已经逐渐缩成一粒干瘪的豆子。”麦克克鲁斯肯警官的巧手像是停不下来了似的，又做了一堆小箱子，每个箱子都得花上几年的时间。15年前，他做到第22个。从那以后，他每年都能完成一个，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小一些。照这样计算，他现在正在做第36个。第28个箱子已经小得“像只很小的虫子，或者一点点污垢”，第29个箱子的尺寸则像是“你要从充满血丝的风干眼里吹出的杂质一样”。整个过程变得不可思议，令人烦躁不已，同时也挑战着他过往经验的极限。“我闭上双眼祈祷，希望他停下手来，或者至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最后5个箱子已经小得没有任何一个放大镜可以“让它们看起来真能被称作是手工制作的体积最小的物件”。实际上，没有人能看得到整个制作过程，因为就连麦克克鲁斯肯警官使用的工具也小得无法用肉眼识别。他正在赶工的箱子“小得就像不存在一般。如果把它们平铺开装在第1个箱子里面，则可以同时装100万个，即便如此，那第1个箱子还有足够的空间能放得下一条卷起来的女装马裤”。

谁能画出更细的线

前文提到的麦克克鲁斯肯警官是小说中虚拟的人物，而他做的事情却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有一个很出名的希腊故事，讲的就是艺术家彼此较劲儿要画出最细的线条的趣事。故事中，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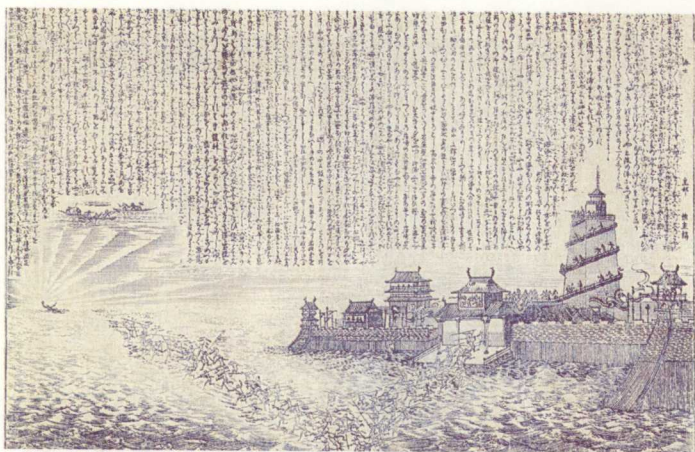


- ◆ 这幅卷轴描述的是“阿弥陀佛三尊下凡”的情景，整个画面都由引自佛经的微型文字构成。这是由江户时期的一位不出名的官员构思完成的。

微型书法所绘成的画像挂卷（及细部）

日本/1796年

高（不包括裱褙）：132.2厘米 宽：38.2厘米



- ◆ 作品以日本军事史为主题，上半部分由微型文字构成。这相当于1平方英寸（6.5平方厘米）的面积中约有1000余文字。

铜板雕刻《海上勇士》

Mizuhili Shoshitsu/日本京都/1860—1868年

高：8厘米 宽：10厘米

画家阿佩利斯去罗得岛看望画家普若特吉尼斯，在普若特吉尼斯的画作上画了一条极细的线，以告诉作者自己过来了。普若特吉尼斯看到这条线以后，想要胜过阿佩利斯，于是在第一条线里面画上了另一条更细的线。阿佩利斯回来看到这条线比自己画的还要细，暗自尴尬，提笔又画上第三条细得简直看不清楚的线。老普林尼认为，这一幅有着三条细线的油画是古罗马皇室收藏品中最珍贵的作品之一，可惜后来在大火中毁于一旦。希腊人虽然以